

人间物语  
Benqianwuyu

## 童年巷子里的“爆炸”美味

□王孟儒

在记忆的星河中,总有那么几缕独特的芬芳,轻轻一嗅,便能将我拽回那段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于我而言,小县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老式炸爆米花的香气,恰似一把熠熠生辉的钥匙,“咔嚓”一声,打开了童年那座宝藏大门。

爆米花,这古老又迷人的美食,据说早在宋朝就已诞生。范成大在《吴郡志·风俗》里记载的“爆糯谷于釜中,名李娄,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说的便是它。时光悠悠流转,到了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爆米花依旧是孩子们眼中的神奇美味。

那时小小的曹县,日子宛如一首舒缓的民谣,慢悠悠地流淌。每至午后,阳光像个赖床的孩子,慵懒地洒落在巷子里。这时,巷口时常会传来一声响亮的“砰”!这声音,好似童年欢乐派对的开场号角,瞬

间点燃了孩子们的热情。

爆米花师傅总是带着他那一套神秘又炫酷的“家伙什”闪亮登场。一辆略显破旧的三轮车,稳稳驮着一个黑乎乎的葫芦状压力锅,仿佛是个装满魔法的神秘宝器。旁边是小风扇似的筛子,就像一位忠诚的小助手,还有那装着玉米粒和糖精的小盒子,里头藏着美味的秘密。师傅的身影刚一出现,孩子们就像被甜蜜花香吸引的小蜜蜂,从四面八方“嗡嗡”地飞奔而来,手里都端着一碗大人舀出来的玉米粒,期待着成为第一位顾客。

师傅不慌不忙地支起摊子,那架势,仿佛即将开启一场盛大的魔法仪式。他先把玉米粒小心翼翼地倒入压力锅中,每一颗玉米粒都饱满得像个小胖子,仿佛在兴奋地嚷嚷:“我要变身啦!”接着,师傅用小勺轻轻舀起一点糖精,宛如神奇的魔法粉末,为爆米花注入甜



蜜的灵魂。然后,师傅拧紧锅盖,把压力锅稳稳架在小火炉上,开始慢悠悠地转动手柄,那动作,娴熟得就像一位指挥着美味交响曲的大师。

孩子们呢,全像被施了定身咒,眼睛紧紧黏在压力锅上,仿佛那是一个即将绽放奇妙魔法的神秘宝盒。

随着时间“滴答滴答”地走过,压力锅内的温度渐渐升高,玉米粒在里面不知正经历着怎样奇妙刺激的大冒险。我们这

群小馋猫,有的蹲在地上,用树枝在石板上无聊地画着圈,可眼睛还是忍不住往压力锅那边瞟;有的则像小长颈鹿似的,使劲踮起脚尖,恨不得把脑袋塞进压力锅里,听听玉米粒在里面玩得开不开心。

终于,师傅像是听到了玉米粒的召唤,站起身来,熟练地把压力锅从火炉上取下,迅速套上一个长长的布袋,然后猛地用脚一蹬。只听“砰”的一声巨响,犹如平地突然炸响的惊雷,吓得几个胆小的孩子“哇”的

一声,赶紧捂住耳朵。可下一秒,那扑鼻而来的甜香气,就把他们的魂儿都勾走了。

刹那间,热气裹挟着爆米花的香甜在整个巷子里肆意飞舞。那香甜,是玉米本身醇厚的谷物香与糖精甜蜜的完美交融,直往我们的鼻腔里钻,挠得我们心里痒痒的。

那爆米花,有的像一朵朵盛开的洁白花朵,有的像胖嘟嘟、软绵绵的小云朵。轻轻咬上一口,“嘎吱”一声,香甜酥脆在口中瞬间绽放。我们一边吃着,一边在巷子里嬉笑打闹,手中的爆米花,可不就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美食嘛。

如今,那些炸爆米花的热闹场景,就像远去的列车,渐渐消失在岁月的轨道里。小县城的巷子里,也很难再寻觅到爆米花师傅那熟悉的身影。超市里的爆米花,虽然包装得精美无比,口味也是五花八门,可不知怎的,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这种“爆炸”美味,它可不单单是一种美食,它是我童年记忆里一颗珍贵的明珠,闪烁着独一无二的光芒。

展痕处处  
ihenchuchu

## 山荷之间

□老胖

凌晨,驶向大别山的中巴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车厢里静悄悄的,窗外还是黑漆漆的。由于出发早,大部分人还在补觉。中巴车偶尔一个急减速,听着有行李从座位上掉了下来,感觉一个瓶子滚到了脚下,我迷迷糊糊低头一看,乐了。回头看,后边的刘主任冲我直眨眼:“别说话,晚上请你!”

金寨县位于皖西边陲、大别山腹地,地处鄂豫皖三省接合部,是新中国第二大将军县,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革命战争年代,金寨境内先后组建12支主力红军队伍,走出59位开国将军,先后有10万英雄儿女参军征战,绝大多数为国捐躯,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此去千里之外的大别山,我们自然是要去接受一次革命教育洗礼了。

其实菏泽和大别山在解放战争期间是息息相关的。1946年6月,解放战争第一年的初步胜利,使全国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央军委毛主席制定“三军配合,两翼钳制”的周密部署,三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突破黄河防线,进入鲁西南地区,就此拉开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序幕。“大别山,我们来了。”

金寨县红军广场中间是一个苍松翠柏的小山,我们拾级而上时,一位文静的中年男士讲解员戴着麦克和小音箱慢慢陪着我们走着,讲解员那种娓娓道来的讲解很有亲和力。他告诉我们,金寨红军广场的台阶设计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每个特定数量的台阶都代表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英勇事迹,这59级台阶象征着在金寨县诞生的59位共和国开国将军……

金寨县原名立煌县,它曾以国民党著名将领卫立煌命名。因县政府所在地为金家寨,新中国成立后改名金寨县。1954年,梅山水库建成蓄水,导致金家寨被淹没,县城随后迁至梅山镇。金家寨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金寨县的名称得以保留并沿用至今。

离开红军广场不久,我们到达梅山水库。梅山水库在20世纪50年代是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形大坝。拦河坝包括连拱坝、重力坝、空心重力坝三个部分,全长444米。大家站在坝顶,眼前豁然开朗,碧波荡漾的湖面与远处连绵的山峦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动人心魄的画卷。小岛静卧水面,宛如一块墨绿翡翠。万里晴空中,一只雄鹰在展翅高傲地飞翔着。

为了这座水库,正如讲解员讲到的,10万金寨人集体搬迁,无私奉献了家园。金寨是“八山

一水一分田”,土地尤为珍贵,河边的沃土就是山里人的心头肉呀!但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大局,老区人民又作出忘我的牺牲!十万良田,化为水域。

老区见老区的人,远来的陌生感也没有了。虽隔千里,除了几个奇怪的方言听不懂外,大家和当地群众交流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晚饭时,大伙凑在了一起,刘主任把车上滚落的宝贝亮了出来,那是瓶45度的杨湖纯粮液。

刘主任敬酒时振振有词:此酒原产自牡丹区大杨湖村,要说起杨湖酒与大别山的渊源,就要追忆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前奏。1946年9月,当时的定陶战役也就是“大杨湖战役”打响后,很多战士受伤,战场上没有医用消毒品,大家就用高度数的杨湖酒给受伤的战士们伤口消毒;战士出征前,杨湖酒是六纵战士的壮行酒;战役胜利后,杨湖酒是三军战士的庆功酒。因此,杨湖酒当时在军中有很高的地位。今天是周末,来,我们共同举杯,缅怀先烈……

浓烈的酒香,热烈的气氛,一会儿便弥漫了整个房间。

第二天是“天堂寨”之行,天堂寨主峰的海拔高度为1729米,自梅山镇驱车需2个多小时。车子沿山路盘旋而上时,大家都有一种“耳堵”的感觉,这是汽车爬升时气压变化引起

的,下车一会就会适应过来。

导游告诉我们,天堂寨古称“天塘”寨,取名自山顶有一个水塘,先前是一个土匪占山为王的寨子,后来根据当地乡民的愿望,改成现在的名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前方指挥部就在山脚下。

指挥部是一个“青砖、小瓦、马头墙”徽派建筑院落,院子背依小山,前有一方山泉汇成的清澈水塘,建筑为整体一层,砖木结构,五进三纵连为一体,确实有点“走马转楼不湿脚”的效果和意境。

指挥部旧址内的布展以当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历史事件为轴心,图文并茂,实物并举,再现了刘邓大军克敌制胜,不断创造战争奇迹的历史场景,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蜡像点缀其中。

跟着讲解员,我们按照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间流程一间展厅一间展厅地参观。在鲁西南战役展厅,我在一幅照片前驻足,好奇地观察起来: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张大杨湖战役的实战照片,照片上的我军数名战士正在大杨湖村子的土墙边突击,两名战士拎着枪在奋力攀爬梯子,其中一位已经攀爬到顶部,准备对院墙内的敌人痛击,两名战士卧倒在墙边观察,几名战士正迅速跑来。

记得有报道说在大杨湖村有个村民的家中,至今完好地保

存着一截在大杨湖战役中幸存的树干,发黑的树干上密密麻麻地鼓起许多“弹瘤”,据说这棵树干至今残留着很多子弹头。

如今的大杨湖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红色村,从早期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后来的抗美援朝,大杨湖村出了近百名烈士,其中女性烈士占有一定比例,这在菏泽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和大别山金家寨一样,大杨湖村也是一块当之无愧的红色土地。这样的村子鲁西南革命老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出了指挥部大门,水塘边有个山石雕刻成的山泉水池,中央的喷嘴正缓缓地涌着清清的泉水,讲解员说那是指挥部后面的山上冒出来的,水是可以直接喝的。我禁不住探下头去,认真地尝了一口。这水果然好喝,以我的地质专业判断,这种岩浆岩裂隙涌出的泉水十有八九是富锶型矿泉水!我果断接了一壶备用。

大别山人民在进步,菏泽人民也在进步,都有着有目共睹的成绩。我们的到来,是大别山老区和鲁西南老区人民的一次亲密接触,山荷之间,没有距离。

不知道拿大别山的矿泉水酿酒,杨湖酒又是一种什么味道?那一定是一种浓郁的融合香型!